

L'ART
FRANÇAIS
DE
LA
GUERRE

[法国] 阿历克西·热尼 著

Alexis Jenni

法兰西兵法

余中先 译

[法国] 阿历克西·热尼 著

Alexis Jenni

法兰西兵法

余中先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兵法 / (法)热尼著, 余中先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
(文学新读馆)
ISBN 978-7-5447-5167-4

I. ①法… II. ①热…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9022号

L'art français de la guerre by Alexis Jenni
Copyright © 2011 by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37号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本书由法国对外文化教育局版权资助计划赞助出版。

书 名	法兰西兵法
作 者	[法国]阿历克西·热尼
译 者	余中先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llimard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2
字 数	454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67-4
定 价	6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谁才是一个英雄? 既非一个活人,
也非一个死人,而是一个……钻到
另一世界中而后再从那里返回的人。

——帕斯卡尔·基尼亚尔^①

真是太傻了。居然把人给毁了。

——布丽姬特·弗里昂^②

在我看来,事物最好的秩序,
即我应在其中的秩序;但是见鬼,
我不在的世界才更完美。

——德尼·狄德罗

① 帕斯卡尔·基尼亚尔(1947—),法国作家。著有《世上的每一个清晨》、《罗马阳台》、《游荡的影子》等小说。(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② 布丽姬特·弗里昂(1924—2011),法国女作家、记者、抵抗运动战士。

目录

001	阐释一	瓦朗斯的轻骑兵出发去海湾
039	小说一	老鼠的生活
089	阐释二	我有过美好的日子但我把它们抛弃了
110	小说二	四月上山去丛林
129	阐释三	夜间药房的一纸镇痛药处方
167	小说三	朱阿夫兵车队及时赶到
195	阐释四	这里和那里
217	小说四	最初的几次, 以及此后
261	阐释五	雪的脆弱秩序
284	小说五	在这血腥花园里的战争
384	阐释六	一向来我总是见到她, 却从来不敢跟她说话
429	小说六	三分的、六边的、十二面的战争; 自噬的魔怪
503	阐释七	我们视而不懂死者的漫步

阐释一

瓦朗斯的轻骑兵出发去海湾

1991 年的年初以海湾战争紧锣密鼓的酝酿和我彻底走向不负责为标志。积雪覆盖了一切,封锁了列车,窒息了声响。幸亏海湾的气温下降了,士兵们不像夏季那样受烈日炙烤,夏天,他们要脱光上身,往身上浇水,却不把太阳镜摘下。噢!这些漂亮的夏季兵,几乎无一人死去!他们把一瓶瓶水倒在自己头上,水流过他们的皮肤,还没等流到地上就立即蒸发了,在他们健壮的身体周围形成一个有彩虹飘过的椭圆形光圈。十六升水!他们每天得喝,这些夏季兵,十六升水!在世界上这个连影子都不存在的地方,他们在全副装备的重压下得出多少汗啊。十六升水!电视兜售着数字,而数字永远都是规定好的:确凿无误。流言也兜售着数字,人们在进攻之前一再重复。因为进攻将发起,这对世界上第四号军队的进攻,战无不胜的西方军队将很快开始行动,而对面,伊拉克人将被埋葬在密集的铁丝网后面,在跳跃地雷和锈铁钉后面,在灌满了汽油一点就燃的战壕后面,因为,石油,他们有的是,简直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用好了。电视给出种种细节,始终那么确切,人们随便搜索着档案。电视给出以前的形象,一些什么都不学的中性形象;人们对伊拉克军队一无所知,对它的兵力和配置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是世界上第四号军队,人们知道,是因为大家都在重复。数字印出来,很清楚,因此人们还记得并相信。而这在持续,在持续。人们再也看不到所有这些紧锣密鼓的备战的终结。

1991 年初,我几乎没怎么上班。等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子证明我旷工有理时,我才去上班。我老是去看医生,他们甚至听也不听我说什么就开出令人震惊的病假条,而我则努力以弄虚作假的伎俩延长病假。晚上,在灯光下,我一边戴着耳机听唱片,一边改写着数字,我的世界缩小成了电灯的圆圈,缩小成了我两只耳朵间的空间,缩小成了我蓝色钢笔的笔尖,它慢慢地赋予我自由时间。我先是在草稿纸上反复多次地练习,然后以一个很自信的动作,改动了医生们描画出的符号。这就使那些病假日子数两倍、三倍地增加,我尽可以暖暖和和地待在家里,远离工作。我从来都不知道,改一下数字是不是足以改变现实,让数字从圆珠笔尖再度流出就能躲避一切,我从来都没问过自己,在医生处方之外是不是可以如法炮制,但这无关紧要;我工作单位的管理是如此糟糕,我偶尔不去上班,人们也不

会发现。而当我第二天又露面时，人们也并不会多加注意，就跟我不在跟前似的；缺席如同家常便饭。我旷工，而我的旷工不被注意。于是，我就赖在床上。

1991年年初的一个星期一，我从广播中得知，里昂被大雪封锁了。夜里的降雪切断了电缆，火车留在了车站中，那些突然被堵在了外边的列车，像是身上披了一条白棉被。而待在屋子里的人则试图不表现出恐慌来。

这里，在斯海尔德河上，只飘落几片雪花，但是那里，除了几台巨大的扫雪机，以及跟在它们屁股后慢慢挪腾的一长队汽车，就没有什么东西还在动，直升机为孤立的村居送去援助。我很高兴这正好是个星期一，因为在这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雪，他们会相信电视里看到的形象，把它想象成一座雪山，一次神秘的灾难。我打电话给我位于三百米以外的工作单位，宣称我在八百公里之外，在电视新闻播放了其画面的那些白雪皑皑的山岭中。我是从那里来的，从罗纳河，从阿尔卑斯山，这他们是知道的，有时我会转回去待上一个周末，这他们是知道的，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群山，也不知道什么是雪，一切都相匹配，没有理由不让我跟所有人一样被大雪困锁。

然后我去我女朋友那里了，她就住在火车站对面。

她一点儿都不吃惊，她正等着我呢。她也一样，看到了雪，窗外的漫天飞絮，还有电视上展示的正在法国其他地方肆虐的暴风雪。她打电话给了工作单位，以她那种打电话时常用的弱弱的嗓音：她说她病了，是电视中谈到的那种扫荡全法兰西的重感冒。今天看来是上不了班啦。给我开门时，她还穿着一身睡衣，我赶紧脱衣服，我们在她的床上躺下，躲开了正扫荡着法兰西全国的风暴和疾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逃脱这一切，真的没有任何理由。我们跟所有人一样都是牺牲品。我们平静地做爱，此时此刻，外面还在下着一场小雪，它飞舞，飘扬，落下，一片接一片，不慌不忙。

我女朋友住的是一个一居室，只有一个房间，加一个凹室，而一张床就放在这凹室中，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待在她身边真是美啊，裹在被子中，我们的欲望平静下来，我们安安稳稳地待在一个没有了钟点的温暖白天中，这段时间里，没人知

道我们在哪里。我暖暖和和地缩在我偷得的巢穴中,跟她在一起,这个眼睛里含有所有色彩的人,我真想用绿色和蓝色的笔把她画在褐色的纸上。我真的很想,但我画得那么差,然而,唯有绘画才能让她的眼睛充满一种美妙的光芒。光说还不够;还得显示出来。她眼睛的美妙色彩根本无法形容,而且还不着痕迹。必须展现出来。但展现并不是随时就能即兴完成的,就像愚蠢的电视在这 1991 年冬季的每一天所证明的那样。电视机就在床前,拿枕头垫高了脑袋,就能看到屏幕。随着精液变干,精斑揪动了大腿上的毛,但我根本就不想去冲一个淋浴,小小的卫生间是那么冷,我留在她身边有多好啊,于是,我们就那样瞧着电视,等待欲望的再度返回。

电视上的大事件是**沙漠风暴**^①,沙漠风暴,《星球大战》中一次行动的名称,由一个专业工作室的电影家们构想出来。边上欢快地蹦跳着小鹿^②,即法国的作战计划及其小小的手段。小鹿,就是已经有些长大的幼鹿,青春期的家伙,刚刚长出了最初的角,它蹦跳,不远离父母。那些军人,他们去哪里寻找自己的名字?小鹿,谁熟悉这个词?应该是某个高级军官提出来的,他在自家的领地上打过猎呢。**沙漠风暴**,地球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所有人都明白,它会在嘴里格格作响,在心中爆炸,这是一个电子游戏的名称。小鹿很优雅,在那些明白的人嘴上引出一丝微笑的笑容。军队有自己的语言,它不是通行的语言,这一点很让人犯难。法国的军人不说话,或只在他们之间说话。人们会一笑了之,人们借给他们一种深刻的蠢话,它会省去词语。他们对我们做什么了,竟让我们如此蔑视他们?我们都做什么了,竟让军人们这样地活在他们之间?

法国的军队是一个惹人生气的话题。人们不知道对这些家伙该作何感想,尤其不知道该把他们当成什么。他们跟我们纠缠不休,以他们的贝雷帽,以人们根本就不想知道的他们的团队传统,以他们那耗费纳税人血汗钱的昂贵机器。法国的军队是哑默的,它公然服从三军的统帅,而这个被选出来的平民对此什么都不

① 原文为英语:“Desert Storm”。下文中,凡英语均译出,并标为黑体,以示区别,但不再一一注明。

② 小鹿的原文为“Daguet”。

懂,却什么都要管,还让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法国,人们不知道该对军人作何感想,人们甚至不敢使用一个主有形容词,生怕它会令人想到那是**我们的**军人:人们不熟悉他们,害怕他们,嘲讽他们。人们心里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个,这一离鲜血和死亡那么近的不洁职业;人们怀疑一些阴谋,不健康的情感,极大的智力局限。这些军人,人们更希望他们待在一边,在他们位于法国南部的封闭基地中,或者干脆像以往所做的那样,身穿白色镶金的军装,乘坐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整洁无比的舰船,周游世界,漫步海外,去监守帝国的碎屑般的领地。人们更愿意他们远远地待着,隐身不见;希望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人们更愿意他们把暴力使到别处去,到那些遥远的地域,那里的人跟我们大不相同,或者只能勉强算是人。

这就是我对军队的整个想法,也就是说,没有想法;但我想得跟我认识的所有那些人一样;而这,直到1991年的那天早上,我只把我的鼻子露在被子外面,还有我的眼睛,用来看的。女朋友蜷缩在我的怀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肚子,我们瞧着床前的电视屏幕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我们瞧着世界之街,满是人,都软软地趴在电波之窗前,安顿于紧接着性高潮而来的幸福的安静中,它让人看到一切,却又不想到苦和恶,它使人能自始至终带着一种微笑看完整个电视节目。狂欢之后做什么?看电视。看新闻,看制造轻松时刻的迷人机器,聚苯乙烯的,既无重量,又无质量,一段综合时间,将再好不过地填补空下来的时间。

在海湾战争的准备期间,还有这之后,当战争发生时,我看到了奇怪的事;整个世界看到了奇怪的事。我看到了很多,因为我很少离开我们的霍洛菲空心纤维^① 蜃壳,内穆尔的杜邦公司的这一美妙纺织品,这一单向通道的聚酯纤维,它填充了被子,不会松陷,它确保暖和,比羽绒和毛毯还要好,好一种新材料,最终还有助于——真正的技术进步——让人长久地赖在床上,不再出门;因为时值冬季,因为我处于职业上的彻底不负责期,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躺在我女友的身边,看着

① 一种非折叠多孔人造纤维,具有很高的透气性能,能让织品保持蓬松。

电视，等待我们的欲望卷土重来。当我们的汗水粘湿了被子时，当我射出——应该说，“胡乱射出”——的大量精液的斑痕变干，让布料变僵硬时，我们就换一下被面。

我看到，以色列人趴在窗口听音乐会，脸上都戴一个防毒面罩，只有那个小提琴手没有戴，他继续演奏着；我看到巴格达上空炸弹的芭蕾舞，童话般的绿颜色焰火，由此我得知，现代战争在一道屏幕之光中展开；我看到建筑物那难以辨清的灰色身影颤抖着渐渐靠近，然后爆炸，彻底被毁，连同里面的所有人；我看到带有信天翁般翅膀的巨大的 B52 飞机驶出亚利桑那荒漠中的机库，重新起飞，携带沉重的炸弹，不同用途的特殊炸弹；我看到导弹擦着美索不达米亚荒野的地面飞过，自己寻找着目标，发出一阵因多普勒效应而显得变形的长久的号叫声。我看到这一切却感觉不到气息，就在电视上，恰似一部拍得稍稍有些糟糕的电影。但是，1991 年年初最让我惊愕的形象却十分简单，恐怕没有任何人再记得了，它使得这一年，1991 年，成为了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电视新闻中见识了瓦朗斯的轻骑兵的出发，前往海湾。

那些年轻小伙子都不到三十岁，由他们年轻的妻子陪着。她们在镜头前亲吻他们，还抱着小孩子，那些孩子绝大多数还不到牙牙学语的年龄。他们温柔地拥抱，这些肌肉发达的年轻人，这些漂亮的年轻女郎，然后，瓦朗斯的轻骑兵登上了他们沙土色的卡车，他们的 VAB 装甲运输车，他们的潘哈德轮式越野车。这时，人们不知道多少人还能生还，不知道这场战争不会给西方军队造成什么死亡，几乎无人会死，人们也不知道死亡会由无数其他人，由炎热国家中无名无姓的其他人来承担，作为污染物的效应，作为荒漠的进步，作为债务的支付；而画外音则走向一种忧伤的阐释，人们一起为我们的年轻人出发去一个远方参战而感到忧伤。我惊诧。

这些形象很平庸，人们总能在美国和英国的电视中看到，但是在 1991 年，人们还是第一次在法国看到士兵们出发前紧紧搂着他们的女人和孩子；自从 1914 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展现出法国军人的真实面貌，人们能跟他们一起分享苦难，我

们可能会挂念他们。

世界突然转动了一下，我惊跳起来。

我挺起身来，不光鼻子露出了被子。我还露出了我的嘴、肩膀、上身。我得坐起来，得好好看一看，因为我从电磁波的链条中看到——在人们的理解力之外，却又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种公共的妥协。我屈起两腿，用胳膊环抱住，下巴抵在膝盖上，继续瞧着这一初始场面：瓦朗斯的轻骑兵出发去海湾；一些人抹着眼泪，然后跳上漆成沙土色的卡车。

1991年年初，什么都没发生：人们准备着海湾战争。电视频道注定要说话，却一点儿情况都不知道，便在那里耍贫嘴。它们生产出一波又一波什么内容都不包含的形象来。人们询问专家，专家则穷于推测。人们传播档案文献，留传下来的那一些，任何部门都没有审查过的那一些，最终甚至还播出了沙漠的固定地图，而与此同时评论员则在那里引用数字。人们虚构。人们编故事。人们重复相同的细节，人们寻找新的角度，来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件事。人们颠三倒四地啰里啰嗦。

我追随了这一切。我看到了一波波形象，我让自己穿越它们；我追随它们的轮廓；这轮廓随意延展，但沿着坡度而下；在1991年年初，我准备好了一切，我脱离生活，我没有任何其他什么事要做，除了看和感觉。我躺着消磨时光，听随我那欲望及其常规收获的重生节奏。兴许再也没有人能回想起瓦朗斯轻骑兵的出发，前往海湾，除了那些亲自出发的人，还有我这个看着一切的人，因为在这1991年冬季，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解释空白，用空气填补空白，并且等待；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这一点：军队返回到了社会肌体中。

人们可能会问，军队之前会在哪里，在整整那一段长时间里。

我的女友惊讶于我对一场没有到来的战争突然感兴趣。我通常更会表现出一种轻微的厌烦、一种嘲讽的冷漠、一种对精神震颤的趣味，我觉得它们更实在、更轻松，比起现实过于累人的重量来更有趣。她问我到底在看什么。

“我倒是很喜欢驾驶这些大汽车，”我说，“那些车轮带凹槽的沙土色车子。”

“但这是逗逗小男孩的,而你已经不是一个小男孩了。不再是了。”她又补充了一句,一只手放到我身上,就在那里,在那个漂亮器官上,它为它自己而生,配备有一颗为它自己而跳动的心,因而还有它所特有的情感、思想和运动。

我什么都没回答,我不太确信,我又一次在她身边躺下。我们都是合法的病人,被大雪所困,由此得到庇护,我们面前有整整的一个白天,还有接下来的黑夜,还有第二天,直到我们气息吐尽,体力用尽。

那一年,我实践了一种疯狂的缺勤。白天黑夜,我一门心思所想的只是要找到办法走岔,溜号,躲到一个阴暗角落里,而让别人,他们,继续行走在队列中。短短几个月时间,我就摧毁了我所能拥有的社会抱负方面的一切,职业意识,注意事项。从秋天开始,我就利用了寒冷和潮湿,这些都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毋庸置疑的现象:我喉咙的沙哑足以证实病假合法性。我歇假,忽略事务,而并不总是去找我的女朋友。

我做什么呢?我在街上逛,泡咖啡馆,在公共图书馆阅读科学和历史著作,我做单身男人所能做的一切,在城里,就是不想回家。而更经常地,我什么都不做。

我对那个冬天没什么记忆,没有组织过任何活动,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当我从法兰西新闻电台中听到新闻快报的内容提要时,我沉陷在了一种这样的悲伤状态中,我认识到,我只能做这个了:从收音机里等候世界的消息,消息每一刻钟都会传过来,就像一口大钟的敲打声,那是我的心钟,它那时跳得是那样慢,那是世界之钟,它毫不犹豫地走向更糟。

我那单位的领导层有过一次改组。我的那个顶头上司只想着一件事:走人,他走成了。他找到了别的差事,让出了他的位子,结果来了另一个人,他则想留下来,他恢复了秩序。

前一位的可疑才能和逃跑愿望曾经保护了我;但我被新来者电脑方面的野心

和使用弄得昏了头。拍拍屁股走人的狡诈的家伙什么都没有对我说,但他记下了我的所有缺勤。在卡片上,他分别记录了出勤、迟到、产量;一切能被衡量的,他全记下了。这让他打算走人期间总算有事可做,但他什么都没说。那家伙留下了他的卡片夹;新来的野心勃勃的家伙只想拿成本开刀。任何信息对他都是有用的;他夺取了档案,他停了我的职。

软件 Evaluaxe 以一条条曲线再现出我对企业的贡献。绝大多数线条都紧贴横坐标沉寂着。有一条——红色的——自从海湾战争的准备期以来就高扬起,锯齿形地一直上升,并维持在半空中。而标志着平均数的带同样颜色点的横线则明显处于更低的地方。

他用一支细心削尖的带橡皮的绘画铅笔,轻轻地敲打着屏幕,他从来不用它来写字的,而是用来指屏幕的,用来敲打一下,以强调某几点。面对如此的工具,面对一个精细的文件夹,面对如此不可争辩的曲线的一种生成,我为大夫的字体化妆而动用圆珠笔的本领就无用武之地了。显而易见,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者。

“瞧瞧屏幕。我应该请你引咎辞职。”

他继续用橡皮敲打着曲线,似乎在思考什么,这发出了一种像是橡胶球在碗里滚动的声音。

“但是兴许有一个办法。”

我屏住了呼吸。我从暴跌转向希望;人们不喜欢被赶走,尽管人们对此嗤之以鼻。

“由于战争,行情在下跌。我们不得不与一部分人员告别,我们会照章办事的。你赶上了末班车。”

我默许。我该回答什么呢?我瞧着屏幕上的数字。转为图形的数字清楚地显示出了他想显示的。我看到了我的经济效益,这是用不着争辩的。数字穿越了话语,却没发觉它的存在;数字无言,让人目瞪口呆,喉咙发干,在数学圆球体的稀薄空气中寻找氧气。我默许,只是“啊”了一声,我很幸运,他只是按照规章解雇

我，而不是把我当作一个瘟神。他微笑一声，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动作；那样子像在说：“哦，这没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做了。但是，趁我还没改主意，你还是赶快走吧。”

我倒退着出门，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对他想解雇的所有人都来了这么一出。他建议每个人忘却自己的差错，代之以一次协商的解聘。每个人都表示感谢，而不是抗议。社会层面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三分之一的人员站了起来，谢过，走掉，就这样。

这些调整，人们全都归咎于战争，因为战争自有其令人悲伤的后果。人们束手无策，这就是战争。人们无法阻止现实。

当天晚上，我把我的物品集中到从超市捡来的硬纸箱里，决定返回原先的地方。我的生活很无聊，在哪里过还不都一样。我实在想过另一种生活，但我是叙述人。叙述人，他是不能什么都干的：他已经在叙述。假如在叙述之外，还需要我去生活，那我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那么多作家都在谈自己的童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生活：其他的日子，他们都用来写作了。童年是他们心无旁骛地经历的唯一时光。此后他们就写作，这占用了他们的一切时间，因为写作得用时间，就如绣花得用线。而人们只有一根线。

我的生活很无聊，而我讲述着；我想要做的，是显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画画。我想做的是这样的：愿我的手动着，愿这足以让人看到。但是画画要求有一种灵巧，一种训练，一种技术，而叙述是一种人类功能：只要张开嘴，让气息出来就行。我得呼吸好了，说话自然就会像样。于是我叙述，即便现实总是要脱口而出。一个气息的监狱不会太坚实的。

那边，我曾很欣赏我女友美丽的眼睛，我如此亲近她，我试图把它们描画下来。“描画”是一个适合于叙述的词，同样也适合于我作为画家的缺才少能：我描画了她，而那只是一番涂涂抹抹。当我的颜色铅笔挥动在纸面上时我请她把眼睛睁大，并瞧着我，但是她移开了目光。她那么美丽的眼睛突然蒙上了一层雾，她哭了。她不值得我这样瞧她，她说，更不值得我来描画她，或者勾勒她，或者展现

她，她对我说起了她的妹妹，比她要漂亮得多，有一双神奇的眼睛，一对梦幻般的乳房，人们早先在船艏雕塑的那种女人，然而她却……我应该放下铅笔，把她揽在怀里，温柔地抚摩她的胸脯，擦去她的眼泪，宽慰她，同时反复地告诉她，我接触她时、在她身边时、看到她时都有什么感觉。放在我未完成图画上的铅笔不再动，我叙述，我叙述，而我本来是想显示的，我深入叙述的迷宫中，而我本来只是想显示那是怎样的，我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叙述，为了慰藉所有人。我始终无法画出她的眼睛。但是我回想起我的愿望，我要这样做，一种纸的愿望。

我无聊的生活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没有束缚，我服从像万有引力那样起作用的习惯的力量。我对我熟悉的罗讷河，总归比对我不熟悉的斯海尔德河要更适应；总归，就是说最终，就是说末尾。我回到里昂，准备结束。

沙漠风暴把我扫地出门。我成了没人看见的爆炸的一个侧面牺牲品，我们虽然看不见，却能通过电视上的空洞形象听到它的回声。我跟生命挂靠得那么不牢，遥远的一声叹息就能把我掀下来。美国空军的蝴蝶在大地另一端扇动起它们的钢铁翅膀，便在我的心中掀起了一阵龙卷风，咔嗒一摁开关，我又回到了原先的老地方。这场战争是我早先生活的最后一个事件；这场战争是我成长时期二十世纪的终结。海湾战争改变了现实，而现实突然就让步了。

战争发生了。但这又能做什么呢？对于我们，它有可能是虚构的，我们只在电视屏幕上跟随它。但它改变了现实，在某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地区；它改变了经济，它导致了我的被劝辞职，并成了我重吃回头草的原因；而人们都说，士兵们从那些炎热国家返回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灵魂了：他们神秘地病倒，失眠，焦虑，因肝、肺、皮肤的内部崩溃而走向死亡。

人们还真有必要关注这场战争。

战争发生了，而人们消息不太灵。最好如此。人们得知的种种细节，尽管收集得不多，仍然让人听到了一种最好还是掩盖一下的现实。沙漠风暴发生了，轻

盈的小鹿在后面嬉笑打闹。伊拉克人垮在了数量多得很难想象、比人们曾经发射过的要多得多的炸弹底下，每个伊拉克人都会得到他的那一颗。某些炸弹钻透了墙壁，在墙后爆炸，另一些随后就粉碎了楼房的楼层，最后在地下室躲藏的人群中爆炸，还有一些则投射出石墨粒子，引起短路，由此摧毁发电站，再有一些会消耗尽一片广阔地域内的所有氧气，更还有一些会自动寻找目标，就像嗅觉灵敏的猎犬，鼻子贴地地跑着，争抢猎物，一旦碰上就轰地炸响。然后他们就朝从掩体中逃出来的大群伊拉克人扫射；兴许他们进攻了，兴许他们投降了，人们实在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死了，什么都没留下。他们头一天才得到弹药，因为阿拉伯复兴党疑心重重，清洗了所有能干的军官，不给部队发弹药，生怕兵变。那些衣衫褴褛的士兵本来满可以得到木头枪的武装。那些没能及时跑出来的人都被冲锋在前的推土机埋葬在了掩体中，推土机推着前面的土，重新填死了战壕，连同战壕中的所有内容。这持续了好几天，这场奇怪的战争真像是一个拆迁工地。伊拉克人的苏联坦克试图在平地上掀起一场大战役，就像在库尔斯克^①，但它们被飞机螺旋桨的一阵顺便掠过给撕裂。缓慢飞行的飞机朝地面上的坦克发射贫铀弹，一种新的金属，它有战争的绿颜色，比一般炸弹要略重一些，因而能轻而易举地穿透钢铁。那些躯壳，人们就任它们丢在那里，杀手黑鸟飞过之后，没有人会来看燃烧的坦克的内部，那会像什么呢？像一些扔在火中的破了铁皮的饺子罐头？而坦克躯壳就留在沙漠中，沿途长达数百公里。

伊拉克军队解体了，世界上第四号军队混乱地躺倒在科威特城北面的高速公路上，一支杂乱的纵队，好几千辆车子：卡车，小车，公共汽车，全都满载着赃物，慢腾腾地走着，后车的鼻子几乎顶着前车的屁股。有人朝这支溃逃的纵队开火，我想，火力来自于直升机或者飞机，它们贴着地面从南面飞来，扔下一串串智慧弹，炸弹凭借精细的辨别力履行自己的使命。一切都烧了起来，战争机器，平民机器，人群，还有他们从石油城里偷来的赃物。一切都凝固在了一条橡胶、金属、肌肤和

^① 库尔斯克，原文为 Koursk，俄罗斯一地名。库尔斯克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943 年德国与苏联于东线战场库尔斯克爆发的一场会战，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和单日空战。